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第八回 柳春華絕處逢生 鄧素秋智哄群賊

話說柳瑞被五個賊人踢倒在地，焦雄喝令手下之人綁至大廳之上，迷魂太歲田章等眾賊問明了來歷。內中有白臉野貓賈虎、紅毛兔子魏英說：「他既是楊明一黨之人，也不必問了，把他結果了性命，以免後患。再派人到玉山縣獄中，把楊明一殺，從此我等安如泰山。」焦雄說：「且慢！我想他來者必不是一個人，必有同伴，再不然必有奸細勾引，要問個明白再殺。」田章說：「有理。」問柳瑞：「是何人勾引你來的？你們同伴有幾個人？說了實話，我饒你不死。」柳瑞聽了，定神一看，見大廳上坐著群賊，有五、六名，為首的上面坐定，那人身高九尺以外，頭戴淡黃色六瓣壯士帽，上繡八寶，身披淡黃箭袖袍，滿衣繡的五蝠捧壽，外罩黃緞團花大氅，大紅綢的中衣，足登快靴；面如藍靛，藍中透青，硃砂眉毛，金睛突暴，壓耳紅毫毛，有二寸餘長，海下滿部紅鬚鬚，奇形惡像，怪肉橫生。東邊一排有二、四位，西邊三、餘位，有認識有不認識的。那些賊人聽田章一問，大家一齊說：「柳瑞你要說實話，還可罷了；如不說實話，我就把亂刀分屍。」柳瑞哈哈大笑，說：「賊人，我柳大爺是從此地路過，要找些盤費。我沒有勾引，也沒有同伴，你等所說之話，我全不知道。」田章說：「你是楊明的義弟，他在玉山縣打官事，全是我等所為，你必是前來探訪的。」柳瑞說：「我可是楊明義弟，無奈我二人有二年之久未曾見面，他遇什麼事，我一概不知。那柳誠他還是我族弟，他在這裡，我還不知道，他見了我就翻了臉了，何況朋友？你們要殺就殺我，要別就別我，我死而無怨。」賈虎說道：「你不必問了，我殺他。」一掄刀跳出座位，照定柳瑞就是一刀，只聽「撲哧」一聲響，那賈虎手上釘了一枝袖箭。大家一亂，往外一看，不見有人。五花鬼焦雄說：「有奸細！這是什麼人？用暗箭傷人。」房上答道：「焦雄你體要逞強，我二六歲來了，同你分個雌雄！」說完跳下房來。眾人一看，見來者這人身材魁偉，相貌驚人，青色壯士帽，青色小靠襖，青中衣；面如鋼鐵，黑中透亮，環眉大眼，手執金背刀，照定焦雄就剝。焦雄一看，認識來人名打虎將二太歲吳剛，是本山獵戶，住在此中東北狼山塔。今日是跟柳瑞下來的，聽見這些賊人說話，合柳瑞動手，正要下去幫助，忽見柳瑞被捉，賈虎來殺柳瑞，吳剛就一袖箭，釘在賈虎手上，跳下來合賈虎動手，兩人殺在一處。那風流浪子李通吩咐手下人鳴鑼集眾，大家動手捉拿奸細。那些賊人各擺兵刃向前，眾賊四面圍上。吳剛見眾賊忿怒，並無退兵之力，被焦雄一鏢，正打在吳剛咽喉之上，被眾賊亂刀所傷，叫手下人把死屍抬下去。

正是眾賊忿怒要殺柳瑞，只見從後邊院內出來一個僕婦，說：「眾位寨主，廣寒仙素秋要見迷魂太歲。」田章說：「好呀！叫他過來。」正說未了，只見兩個丫鬟引路，素秋出來。柳瑞躺在地上，雖然被綁，心中明白，聽說素秋前來，睜眼一看，忽聞一陣香風撲面，眾賊各站起，笑臉相迎。但見那素秋身高五尺以外，頭上光梳油頭，輕施脂粉，淡掃蛾眉；穿西湖色女襖，週身鑲鐵金邊，上繡百幅鬧蝶，銀紅色中衣，腰繫銀紅色汗巾，上繡金蝴蝶，足下金蓮三寸，穿銀紅緞花鞋，上繡松鼠葡萄，鞋幫挑梁四季花；面如梨花，白中透潤，峨眉皓齒，杏臉桃腮，瑤池仙子臨凡世，月宮姮娥降九霄。田章等一見，個個都眉開眼笑。

這日素秋正在後院愁悶，想替周公子報仇，聽僕婦說前院捉住奸細。自己一想：莫非玉山縣來了探案之人？我要救了此人，回去調了官兵，拿了群賊，好給周公子報仇。想罷，自己換了衣服，叫丫鬟引路，來到前院大廳之上，先參拜了田章，回頭看見了那柳瑞，問寨主道：「此是何人被捉？」田章說：「他是玉山縣楊明餘黨，來偷探我這玄壇觀。正要殺他，你出來了，怕嚇著美人呢！」素秋說：「多謝寨主爺！奴家膽小，最怕殺人，先把他押起來，我還有話說呢。」田章、焦雄說：「好。」吩咐：「先把柳瑞押下去，我等明日再殺他，也不為晚。」賊人把柳瑞押在後院上房內，封鎖了門前院。素秋說：「眾位寨主在此，你們要依我一件事，我可順從。我來至此處，亦不知那一位把我搶來的？」好俏面郎君說：「美人！我吳桂為你費盡心機，才把美人搶來的。」風流浪子李通說：「我請眾位兄弟，把你救出勾欄院。」魏英、賈虎說：「殺人栽贓是我。」呂良、王洞說：「出主意、定計策、裝神仙是我。」眾賊說：「我等大家都有幫助之功。」素秋說：「眾位寨主，我知周家有傳家之寶，名為珍珠多寶串，那位取來，我就跟那位成婚。」眾賊一聽，大家商議都要去。田章說：「明日眾位前往，順便到玉山縣獄內，把楊明殺了，斬草除根，以免後患。」那些賊人一齊答言有理。送素秋到後面安歇，大眾各自安歇。

次日早飯後，眾賊各自起身到玉山縣去了。天晚，田章見廟中無人，把素秋叫出來，大擺筵宴。素秋說：「大寨主，今日何故盛筵相待？」那田章哈哈大笑說：「美人，你不要推卻，我今日告知你，那些人都是我手下之人，我把他等遣去。今日良宵，你我成為百年之好，我管你受不盡的榮華，享不了的富貴。」那素秋秋波斜視，微微含笑，說：「寨主尊姓大名？奴家問明，亦可稱呼。」田章說明自己來歷。二人對坐，素秋有意把賊灌醉，要救後面被捉的柳瑞，好給周公子報仇雪恨，自己留心，親手執壺，說：「田寨主，我來先敬三杯安筵酒，然後再保你飲成雙杯。」那田章一見，連忙陪笑，說：「不敢當，美人請坐！」素秋輕搖玉體，慢閃秋波，微微含笑，說：「寨主要不喝酒，我是一點酒也不用的了；你要喝了，咱二人要慢慢淺飲，我還有心腹話與寨主談談。」那田章一聽，哈哈大笑，說：「美人說的有理，我當遵命！」接過酒杯來一連飲了五六杯。素秋坐下說：「田寨主，我來至此地，多承庇護，奴情願終身相待，恐眾位來定要爭論，寨主難以治服眾人，將如之何？」田章哈哈大笑，說：「美人你只管放心，都在我一人做主，那一個敢爭論？」說罷，又飲了數杯酒。素秋又斟了兩杯，親手抓了一把瓜子給予田章，把田章樂的心花俱開。他把吳桂、李通定計、大鬧勾欄院、殺人栽贓之事，從頭又述了一番。那素秋全記在心中，有心要把田章灌醉，在酒席之前使出多少慇懃、百般獻媚，哄的田章大樂，拿起酒杯，又飲了幾杯，自己醉眼朦朧，說：「美人吃兩杯，你我安歇罷！」那些手下之人，全在那裡伺候。素秋說：「你等都下去吃飯罷，叫你再來，不叫你不必前來。」那些人答應下去。

素秋斟一大杯酒過去，說：「田寨主，我親手斟的，我給你送在口中，你要賞臉！」田章說：「好呀！」一飲而盡，素秋又給他抹抹鬚子。田章借燈光看看素秋，粉面生香，秋波如水，油頭粉面，嬌聲豔語，越看越愛，不由自己吃的酩酊大醉，拿起酒杯說：「美人，我的嘴那……」說罷，一仰身倒在後面椅子上。素秋一見，心中甚喜，見有一口寶劍掛在那邊牆上，伸手摘下來，說：「寨主醒醒！寨主醒醒！」連叫兩聲，並不答言。自己過去，把田章衣服解開，拿起寶劍照定田章肚臍之內，往裡就紮，用力一按，「撲哧」一聲。田章跳起來，「哇呀呀」一聲怪叫，用手一拍，把寶劍又拍進半截了。那素秋嚇的戰戰兢兢，渾身發抖，汗流浹背，見田章把怪眼一睜，說：「好賤人！你敢刺我……」這句話未完，那血流滿身，他自己一伸手，把寶劍往外一拔，連腸子都帶出來了，躺在地下亂滾，少時已死了。素秋躲在那椅子後，哆嗦了片刻之久，方才過來拿起寶劍，即往後院中去救柳瑞。

到了後院，見北扇門封鎖，又沒有鑰匙，怎得開了？自己搬了一塊石，向那鎖上砸了幾下，震的自己手腕生疼，渾身香汗直流。柳瑞在屋內一天也沒有吃飯，求生無路，求死不得。忽聽鎖響，自己一閉眼，心中已知賊人來殺他；又聽是婦女嬌喘之聲，即問：「是什麼人？」素秋說：「我也是遇難之人，素秋也！知道尊駕被捉，我用計把眾人支走，灌醉了田章，我把他刺殺了，來救壯士。求你送我至玉山縣衙門前，我好去喊冤，給我周郎報仇雪恨。」柳瑞一聽，說：「你就是廣寒仙鄧素秋？我特來找你，給我兄長楊明辨白冤屈之事。我姓柳，名瑞，字春華。你要救了我，感你大恩，必有重報！」素秋說：「我砸不開這個鎖，如何是好？」柳瑞說：「賊人要來，你我俱死，不要耽遲，快快的砸鎖！」素秋用盡了平生之力，又砸了兩下，還是未開。忽聽前廳中喊聲大振，說：「不好了！有刺客了，把大寨主刺死了。好大膽，快些搜找！」嚇的素秋面如土色，要想活命，恐怕難逃。且看下回分解。